

世纪风书系

金瓶梅

兰陵笑笑生之谜

许志疆

中国文联出版社

金瓶梅

兰陵笑笑生之谜

许志强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金瓶梅》兰陵笑笑生之谜/许志强 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12

(世纪风书系/启蒙主编)

ISBN7-5059-3535-6

I. 兰… II. 许… III. 文学—研究集—中国—当代 IV. 1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0928 号

书 名	《金瓶梅》兰陵笑笑生之谜
作 者	许志强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白 地
责任印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印 刷	850×1168 1/32
字 数	181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00 年 5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2000
插 页	18
书 号	ISBN7-5059-3535-6/I·2700
全套定价	188.80 元(本册定价: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学术界仍在坚韧地进行着《金瓶梅》作者的探索和考证。而现阶段所提出的作者诸说都有其不应忽视的学术贡献。

这是一条艰苦的充满荆棘的路，又是一条有意义的充满希望的路。兰陵笑笑生的真实面目，相信会一朝显现的。

卜 键

为了解开这个谜，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殚精竭虑，寻踪辨迹，耗时达四百年之久，迄今已有了十几种答案。然而，各种答案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哪一种也没有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可。原因在于，谁都没有找到直接证明的根据，所有答案皆是由间接推论而得出的结果。事实虽然如此，我们却仍然应该认识到，历代以来每一种答案的提出者，都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资料，都找到了许多极宝贵的新线索，因之也都为后来者增加了几级继续前进的台阶，或者说是向那终极的目标靠近了几步。辩证法的规律正是这样，表面上看起来，这众多的答案是相互抵牾的，但就实质而言却是真正的殊途同归。

——张远芬

序 言

张远芬

人类纪元的第二个一千年行将结束。成书于16世纪末的《金瓶梅》，历经四百多个春秋，关于谁是它的作者的问题，至今已有了数十种答案。这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

10年浩劫之后，首先是朱星先生，在1979年重提“王世贞说”。此后，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诸家蜂起，众说迭出：李开先、贾三近、屠隆、谢榛、汤显祖、王稚登、贾梦龙、丁惟宁等诸位先哲前贤，纷纷被推上场来，充当《金瓶梅》作者的候选人。这就是本世纪末，发生在我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场以“兰陵笑笑生”为目标的学术攻坚战。战将之多，声势之大，答案之众，都是前所未有的。

那么，结果如何呢？大约笑笑生的在天之灵，只是笑笑而已。过去，我在《金瓶梅新证》的后记中，曾经说过：“各种答案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哪一种也没有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可。原因在于，谁都没有找到直接证明的根据，所有答案皆是由间接推论而得出的结果。”据此，我们是否可以说，这场攻坚战打得毫无意义呢？事实决非如此。因为：“每一种答案的提出者，都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资料，都找到了许多极为宝贵的新线索，因之也都为后来者增加了几级继续前进的台阶，或者说是向那终极的目标靠近了几步。”这就是近20年来我们的战果，它充分地显示出了所有的“笑笑生之谜”的破解者的热情、勇气

和力量。大家共同的功劳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有幸的是，我和许志强先生对“笑笑生是谁”的问题，也各执一说，忝列于前述的数十家之中。我说兰陵笑笑生是贾三近，许先生则说是贾三近的父亲贾梦龙。对此，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这父子二人，除去名字和生平不同之外，其它诸如背景、籍贯、家世、语言，以及和《金瓶梅》有关的所有证据，我和许先生的认识都是一致的。如果有一天，当直接的证据找到之后，确凿地证明了笑笑生是贾梦龙，那么，我过去所作的一切论证，就都是为许先生服务的。反之，当直接证据证明笑笑生是贾三近的时候，那么，许先生的全部努力，则变成皆是为我帮忙了。这实质上是两个人共同攻克一个课题，既各抒己见，又相得益彰，相互间何损之有！因此，这就决定了，我和许先生二人，既在观点上壁垒分明，又在情感上亲密无间。我们不是相互驳难的对手，而是共同合作的伙伴。

最近，志强先生将他过去所发表的金学文章，结集为《兰陵笑笑生之谜》出版发行。我表示诚挚的祝贺！读过该书的稿本之后，我的突出的印象，一是虽以考证兰陵笑笑生为核心，但并不仅囿于此，同时还涉及了对社会历史环境的考察，和对毛泽东同志论点地阐释。二是在考证中，对新河、刘伶台、官哥之死、《金瓶梅》中的历史人物、《金瓶梅》的成书时间，《金瓶梅》中的诗词与《永怡堂词稿》的关系等问题，论述都十分深入细密。三是许先生做学问的态度，不是偏执己见，强词夺理，而是实事求是，心平气和。总之，这是一部内容翔实，见解新颖，论证认真的好书，是破解“兰陵笑笑生之谜”的新收获，值得金学界的朋友和抱有同好的读者们静心一读。

当然，近 20 年的研究，包括我和许先生在内，距离真正揭开“兰陵笑笑生之谜”的目标，路程还十分遥远。我认为，所有的揭秘者，今后的努力之点，应是把间接论证转变为直接证

明，亦即是说，要下大功夫在明代嘉隆万间的书籍资料中，找到一个确实存在的人物，有明确的记载，他就叫笑笑生，而且果真写过《金瓶梅》。我们的任务才算真正彻底完成。有人说，这是不可能的。然而，我却坚信天道酬勤，只要大家一致全力搜索，兰陵笑笑生的真面目，终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的！

最后要说的是，在没得到直接证明之前，我和许志强先生为什么要坚持“贾三近说”和“贾梦龙说”呢？撇开其他证据不谈，最使我们能够坚定信心的有两条：一是兰陵问题，二是方言问题。关于兰陵，我们要问：笑笑生在这笔名之前，为什么不冠以章丘、鄆县、临清、武进、诸城等地，而偏偏要冠以“兰陵”二字？李开先、屠隆、谢榛、王稚登、丁惟宁等等，他们到底有什么充足的理由，要对“兰陵”这蕞尔小镇情有独钟？关于方言，《金瓶梅》所有方言确实是驳杂的。但，我的《金瓶梅词语选释》，李申先生的《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鲍延毅先生的《金瓶梅语词溯源》，都举出了大量鲁南、苏北所独有的方言例证。这和兰陵一样，都可以作笑笑生籍贯的证明。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上面的话绝不是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也不是要别人放弃各自的观点。意思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和许志强先生，今后将决心继续在兰陵这个地面上，去寻找《金瓶梅》的作者笑笑生。

许志强先生的《兰陵笑笑生之谜》书成之后，邀我作序。于是就写了上面的这些话，以作互勉。

1999年6月12日

目 录

序言	张远芬(1)
《金瓶梅》之第一	(1)
试论毛泽东对《金瓶梅》的评价	(2)
《金瓶梅》大背景透视	(10)
《金瓶梅》的悲剧色彩	(16)
《金瓶梅》作者是贾梦龙	(20)
附录:揭开《金瓶梅》作者之谜	李芳元(26)
《金瓶梅》作者研究杂谈	(38)
读《金学走势随谈》杂感	(44)
附录:金学走势随谈	杨传珍 姚天雷(47)
《金瓶梅》与《永怡堂词稿》	(52)
《金瓶梅》作者是贾梦龙新论——与鲁歌、刘娜商榷	(66)
附录:《金瓶梅》作者是贾梦龙吗?	鲁歌 刘娜(76)
《金瓶梅》非王世贞所作新佐证	(86)
《金瓶梅》山东及淄川、鲁南方言考	(89)
《金瓶梅》方言土语探谜	(96)
《金瓶梅》方言土语探谜续篇	(103)
峄县八景与《金瓶梅》	(109)
《金瓶梅》中的明代人物略考	(112)

《金瓶梅》歇后语漫谈·····	(115)
戏剧对《金瓶梅》的深刻影响·····	(119)
《金瓶梅》成书上限新证·····	(123)
附录:《金瓶梅》成书的上限·····	梅 节(134)
从安枕治河推断《金瓶梅》的成书与作者·····	卢兴基(142)
《金瓶梅》成书于万历的新材料·····	梅 节(153)
《金瓶梅》与《永怡堂词稿》部分诗词比较·····	(162)
《金瓶梅》与兰陵菊花酒·····	(188)
孟玉楼的金簪揭秘·····	(192)
黄四下海为何失败——《金瓶梅》思想价值探微·····	(194)
李瓶儿的真情及其泯灭——《金瓶梅》的艺术价值探微·····	(199)
追根溯源求真知——浅谈鲍廷毅新著《金瓶梅语词溯源》·····	(203)
附录:《金瓶梅语词溯源》六则·····	鲍廷毅(205)
《废都》与《金瓶梅》——兼为《金瓶梅》洗冤·····	(216)
《金瓶梅》对话录·····	(219)
笑笑生喊冤(杂文)·····	(224)
后记·····	(226)

《金瓶梅》之第一

《金瓶梅》是天下第一奇书，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第一部可与欧洲小说并驾齐驱、争一日之短长的长篇小说。

《金瓶梅词话》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撰写而成的长篇小说，第一部用各种方言和日用本色语写成的小说，第一部描写家庭生活的小说。

《金瓶梅》是第一次大胆暴露人间丑恶和人欲横流的小说，使用的是天下第一把最锋利的解剖刀。其主人公西门庆是天下第一淫棍，其描写的皇帝是贪财好色的第一领袖，女主角潘金莲是天下第一淫妇、肉欲狂。作者因此想告知人们的是，毁灭人类本身的第一杀手就是淫，作者解剖了人性的第一弱点，但其著作却被误解为“古今第一淫书。”

《金瓶梅》寄意时俗，是古典小说中的第一部“最俗”的书，插科打诨，是我国第一部有“趣”可“喜”的长篇暴露小说和谴责小说。其中的应伯爵是天下第一帮闲，古今小说史上第一奴才，陈经济是古今小说史上第一浪子和第一泼皮。

《金瓶梅》作者之谜是金学研究和古典小说研究中的第一谜，是古典小说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其作者候选人之多在世界文学史上堪称第一。

试论毛泽东对《金瓶梅》的评价

毛泽东不但自己读过《金瓶梅》，而且公开推荐给别人读，并多次作过评价，提出了许多新鲜观点，肯定了《金瓶梅》的价值和意义。

毛泽东说：“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

毛泽东对《金瓶梅》的评价，概括起来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

毛泽东 1961 年 12 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中，曾将《红楼梦》与《金瓶梅》加以比较，指出：“《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

毛泽东这一论断阐明了《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的内在联系。《红楼梦》不仅在题材、结构、场面描写、人物塑造、语言运用等方面与《金瓶梅》一脉相承，而且某些情节也直接摹拟或抄引于《金瓶梅》。如徐朔方在《〈红楼梦〉与〈金瓶梅〉》一文中就曾经分析指出：“西门庆为亡妾置备棺木和潘金莲扑蝶两段细节描写曾为《红楼梦》所摹拟。”在毛泽东之前，就有人指出过这一点，如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就曾指出《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而毛泽东的论断更具有概括性、历史感。“祖宗”二字，将《红楼梦》与《金瓶梅》的血缘关系揭示得更加清楚明了，通俗易懂。

毛泽东这一论断肯定了《金瓶梅》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地位。

《红楼梦》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地位相当突出，而《金瓶梅》被称封为其祖，由此可见其显赫。《金瓶梅》是不是中国第一部由作家个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尚有争议，但《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以日常生活为主要题材来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则是确定无疑并为专家所共识的。因而《金瓶梅》理当成为后来的同样形式和题材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之鼻祖。

二、《金瓶梅》揭露了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

毛泽东在1956年2月20日听取工作汇报时将《金瓶梅》与《水浒传》加以比较，指出：“《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这两本书不可不看。”（见《毛泽东批注圈阅史传诗文集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中，又将《金瓶梅》与《东周列国志》加以比较，毛泽东说：“《东周列国志》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在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

毛泽东的这一见解是极其深刻的。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只有抓住经济基础这一基本方面，才能揭示出上层建筑领域斗争或变更的原因，看到社会发展的趋势。“大厦将倾”，全在根基。《金瓶梅》作者虽然不可能自觉把握这一基本矛盾及其相互作用和变化发展趋势，但他却在实际生活和特定环境中不自觉地体验和感受到了经济生活对政治社会的影响。他从较高的角度，立足于社会生活的底层去观察和分析现实社会，通过西门庆的个人和家庭的经济交往，将触角伸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揭示出这个社会衰败的根源在于这个君主专制的体制已抵挡不住商品经济的冲击，因而展现出这

个阶级自我没落的必然发展趋势。这就是《金瓶梅》一书主要的思想价值之所在，是其最基本的主题和最重要的特点。这一主题是当时作者自身既处于这个矛盾的旋涡之中，而又超脱于旋涡的中心之外，长期体验观察才能得到的。鲁迅指出：“作者对于世情，盖极洞达。”郑振铎也曾指出：“《金瓶梅》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地，毫无忌惮地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毛泽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更进一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金瓶梅》之根本特征。

《金瓶梅》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能够写出封建经济生活的矛盾，而且在于作者能够对这一矛盾进行“很细致”地观察与描写。在总的取材上，《金瓶梅》全书围绕西门庆的家庭生活展开，用显微镜和放大镜剖析了这个畸形的依附于封建官僚的商业家庭的破产。并从这一细胞自身的变异来演示出其人情冷暖及其社会悲剧，成为一面活生生的镜子，映照出历史的必然结局，因而成为“明朝的真正的历史。”在具体结构和人物塑造等方面，《金瓶梅》一书抓住了封建社会经济矛盾的普遍性，既细致地描摹市民之间的经济矛盾，又细致地揭露下层市民与上层贵族之间以及贵族内部的经济矛盾；既写三泉、黄四、应伯爵之类的营利小人，又写了宋徽宗、蔡管家、蔡攸之类的权贵君臣；既写男女妻妾之间的尊卑上下，又写君臣父子之间的等级关系；既写封建男辈之命运的升降沉浮，又写封建女流之生存的坎坷悲欢。由此将一副宏大的封建社会的《清明上河图》式的多彩多丽的悲壮画卷呈现在世人面前，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艺术瑰宝。

三、《金瓶梅》与谴责小说

1962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上的谈话中，又将《官场现形记》与《金瓶梅》加以比较，指出：“有些小说如《官场

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毛泽东这些话讲到《金瓶梅》与谴责小说的关系，其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

一是《金瓶梅》与谴责小说有共同点。

《金瓶梅》作者的写作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自《金瓶梅》问世以来就有种种猜测与传说。“政治寓意说”、“讽劝说”、“孝子复仇说”、“世情说”等等不一而足。但把《金瓶梅》与谴责小说相联系，真乃一语道破天机，阐明了《金瓶梅》的主旨。

谴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暴露社会的丑恶和阴暗以实现其鞭挞抨击社会的目的，《官场现形记》就是如此。而观《金瓶梅》，则正是人世间奇丑与极恶的最无情的大曝光。性、女人、金钱、权势全都成为罪恶的渊藪，社会已失去了免疫力，就如同现代的“爱滋病”。作者自身的失意、逃避以及对社会的抨击与谴责渗透于字里行间，幻灭、绝望以及愤怒地控诉力透纸背。尽管作者用曲笔着意于刻划形象，展示场景，但是我们不难从西门庆之类吃、喝、嫖、媚等日常生活中看出作者鲜明的立场和态度。毋庸置疑，作品的主旨正是要暴露黑暗、谴责丑恶、抨击现实，如鲁迅所指出的：“著此一家，骂尽诸色。”毛泽东的“谴责说”抓住了作品的要害。

二是《金瓶梅》暴露了封建社会的形形色色的丑恶，是在腐朽肌体上生出的丑之花、恶之果。许多专家已论述过这一问题。如宁宗一《〈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谈到：“兰陵笑笑生创作构思的基点是暴露，无情的暴露。”如黄霖《我国暴露文学的杰构〈金瓶梅〉》指出：“《金瓶梅词话》的最大特色是什么？：暴露。”“暴露乃是《金瓶梅》的主要价值所在。”再如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写道：“它抓住社会的一角，以批判的笔法，暴露当时新兴的结合官僚势力的商人阶级的丑恶生活。”不过，也有人认为《金

瓶梅》是一部“世情书”、“市井的文字”，而不是一部暴露社会丑恶的作品。但也并不否认它着意于当世的“国民劣根性”，挖掘古老民族的病根。

四、《金瓶梅》写得不错，但有不足之处

毛泽东在肯定《金瓶梅》的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不足之处。

首先，《金瓶梅》“只暴露黑暗”而见不到希望。《金瓶梅》作者采取了现实态度，但由于其历史局限性，难以摆脱一个根本的矛盾，即一方面作者需要反封建权势，对封建制度持谴责、批判、抨击的立场，而另一方面，作者又摆脱不了封建传统和封建势力的影响，难以跳出封建制度的羁绊。因此，只能逃避现实，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或用佛道循环轮回和因果报应聊以自慰，或采取赤裸裸的性描写加以暴露，而暴露又正是作者企望因果报应并以求轮回的手段之一，同时又是作者逃避现实的结果。这种态度不能不使作品表现出自然主义的倾向。因此，暴露的确是《金瓶梅》的一个“主要”缺陷。

其次，毛泽东指出：“《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金瓶梅》与《红楼梦》都用重笔写女性，但二者由于时代及其观点、态度的不同，写出的女性截然不同，《金瓶梅》中的女性一个个似乎都“比娼妓尤甚”，而《红楼梦》中的女性却都是“水”，比男性高尚得多。《金瓶梅》作者虽然意识到女性的被侮辱与被损害，呼唤女性觉醒，摆脱卑下的地位，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只能采取反面暴露与谴责的态度，找不到出路，因而就难以直接通过女性写出美的追求与希望。《红楼梦》则不同，作者处于新时代的前夕，民主思想意识已经萌生，因此，能够从正面歌颂女性的美，呼唤女性的解放。

再次，毛泽东讲：“《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

这句话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承认《金瓶梅》确有淫秽之处；其二是说其淫秽并不是主要缺陷，主要缺陷是它只暴露黑暗。《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其主要目的也完全是为暴露黑暗，而其淫秽，也主要是写西门庆之淫人，写西门庆之死因。郑振铎先生在《佻傥集》中说得好：“其实《金瓶梅》岂仅仅为一部‘秽书’！如果除净了一切秽褻的章节，它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其伟大似乎更胜于《水浒》，《西游记》、《三国》更不足和它相提并论。”

旁观者清。毛泽东作为一位思想家、政治家，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倡导者，他对《金瓶梅》一书的地位、主旨、思想和艺术价值等等的肯定，对其不足之处的批评，确有独到的见地，是极其精辟而深刻的。这对于《金瓶梅》的广泛传播和研究，以及对中国古典文学史的认识和编撰等等，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五、可贵的金学一家言

毛泽东是一位历史巨人，作为思想家和政治家，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许多评价和研究，不仅在当时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而且在今后也还将继续深刻影响人们的思想及各个方面，如他对《红楼梦》的评价，就超出了古典文学的范围，而影响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

毛泽东对《金瓶梅》的评价虽然在当时没有能够得到公开传播，甚至至今也未能引起大众的注意，但今天我们重新给予实事求是的研究与评论，无疑将对《金瓶梅》的研究和应用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其码可以使那些视《金瓶梅》为洪水猛兽，将《金瓶梅》看作淫不可视、禁不可赦者耳目一新，进而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去看待这部奇书，恢复《金瓶梅》在古典文学中应有的地位，认清《金瓶梅》在文学艺术领域中的价值。

毛泽东以思想家、政治家的身份看《金瓶梅》，进行多角度的分